

開放文學 – 漢文樂園 – 宇宙浪子 第五十五回 最愛湖東行不足

似愛指著錢昆，對左非右說：「錢師弟始終沒有醒悟，不知道他錯在何處。即令在黑牢中，他一顆心只想修神仙，所以昊天大帝把他拘留在愚迷境中。」左非右歎了一口氣，說：「其實我和錢師兄的愚迷也差不了多少，只是在十年苦厄中，我醒過來了。現在想來，真是凶險。」

若夢對這些事毫無興趣，她一直在逗弄一個嬰兒，白淨可愛，一派純真的小寶貝，居然也犯了什麼愚迷罪！她心中不滿，但也不便說什麼。若幻則在一旁看得發呆，神情十分怪異，卻沉默不語。

聽似愛開口說話，若夢為了表示自己並沒有分心旁騖，順口問道：「左師兄知道錢師兄錯在哪裡嗎？」

左非右說：「知道。」

若夢不大相信：「真的？連我都沒有看出來！」

似愛說：「足見妳這妮子修行未成，恐怕還要墮落人間哩！」

若夢撒嬌道：「有大師姐護持，我拉著妳的衣袂，要下去一起去。」

似愛面色一整，斥道：「快住口，修道人最忌胡言亂語。」

若夢說：「我們平常不都這樣說嗎？也沒有怎樣呀！」

似愛變了臉色：「我們現在可是在都天寶籙裡呀！」

若夢把嘴一嘟：「都天寶籙又怎樣？總要講講人道吧！」

似愛大驚：「若夢！住口！」

「怎麼？說句良心話都不行？」

「妳大膽！」

若夢心一橫，豁出去了：「大師姐，我們是來修仙，又不是坐牢！」

似愛急切問，氣得發抖：「妳……修了什麼……」

若夢回身指著那個白淨可愛的嬰兒，賭氣地說道：「大姐，妳看，人家一個小嬰兒，難道也有罪嗎？居然也被關在這裡！」

突然眾人感到山崩地裂，緊接著一聲長笑，若夢已被一個青色巨靈拉住。倏地四周青光迷濛，巨靈與若夢遽然消失，錢昆旁邊的格子內，已經空無一人。這不過是剎那間的事，頃刻間一切都恢復正常。

變生肘腋，大家還不及反應，大禍已成。

這時似愛好像得到什麼警訊，閉目呆立，過了一會，才睜眼說：「這事原在數中，只恨老身功力不足，事先未曾算出。若夢師妹早就犯了『敬思』之禁，失去了修道的條件，致有此難。空虛兄弟至今未來，就是師尊的安排，他們已經下凡，保護錢昆師弟元靈不昧，看來若夢師妹也得走一遭。」

法蒂瑪對若夢最有好感，她急得六神無主，忙問：「是不是因為小妹的關係？」

似愛說：「不是！」她又轉頭問若幻道：「她剛才在做什麼？」

若幻說：「她站在這個格子前發呆，我在聽錢師哥的故事，沒有十分注意。」

似愛說：「那格子中是不是一個英俊的年輕人？」

若幻說：「是的！奇怪的是，她好像在逗一個小娃娃似的。」

似愛說：「那就對了，這事麻煩還不小，那年輕人是著名的妖孽，化身千萬。自開天闢地以來，他就在權勢中作亂，最迷戀統治世界。其實力量本無正邪，但私心卻有大小，世人多愚，極易為人所惑。這妖孽最擅蠱惑人心，昊天為保持人間平安，只能釜底抽薪，將他的元神禁錮在此。雙方曾有約定，每個甲子給他一個機會，如果他能掌握，就能脫困。這一來，雖然苦了天下蒼生，但是苦盡甘來，人才知道珍惜。」

若幻一聽，急道：「大師姐，快想辦法救她呀！」

似愛嘆道：「道法自然，世事因果不爽，動念即妄。我輩修為千載，豈能因她是師妹就急著搭救，那凡間億萬眾生，又當如何？」

若幻不敢再多言，似恨說：「大姐道已通玄，該由我老太婆出馬了！」

似愛說：「妳能決定什麼？忘了師尊的訓示？」

似恨抗聲說：「天地君親師，人間至倫，亦莫非遇合機緣。我等與若夢親似姐妹，妳我坐視不救，難道也稱道法自然？」

似愛正色說：「若夢師妹所行若正，我等自當護持！」

似恨說：「師妹不過受妖孽蠱惑，不算犯了大惡。」

似愛捏指一算，慨然說：「好吧！我且違例，立即通知空虛兄弟前去營救。只是時機已失，若夢師妹難免受些魔難，不久即返。」

說罷，大家才放下心來。

左非右說：「事不宜遲，還是小弟先去迷境中，把錢師兄救出來再說。」

似愛說：「此行所擔的風險和代價，你心裡有數吧？」

左非右說：「小弟省得。」說完，他拉著法蒂瑪的小手，親切地說：「等著我，我一會就回來。」

說畢，似愛把左非右往格內一推，但見雲霧飛翻，錢昆正坐在一座雲頭上，一看到左非右，就高興地說：「小左！你也來啦！看見沒有？我已經成神仙了。」

左非右問：「這就是神仙嗎？」

「當然，我在騰雲駕霧呀！」

「騰雲駕霧就算神仙？哪隻鳥不是神仙？」

說時，幾隻大雁正從兩人身旁掠過，它們飛得比雲還要快，其中一隻還回頭嘹唳，一會兒就沒人前面一團白雲中了。

「怎麼神仙連鳥都比不過？」

「這哪是神仙？不過自欺欺人罷！」

錢昆很洩氣：「我好不容易才修到這裡！你叫我怎麼辦？」

「繼續修下去呀！」

「不！我錯了，我連鳥都不如！」

「你沒錯，你是對的！」

「你別安慰我，我知道我又錯了！」

「那你說，你錯在哪裡？」

「奇怪！為什麼人人問我錯在哪裡？」

「因為人只認錯而不知錯，其實是在敷衍，要知錯才能改錯。」

「我錯在不該學騰雲駕霧！」

「那你該學什麼？」

「我不知道。」

「記得吧？幾百年前師尊在時，你我出入青冥，除奸懲惡，多麼快意！」

錢昆眯著眼，想了又想：「是呀！我一見到你，就好像你我曾經發生過很多事，但是時間太久了，記不起來。」

左非右說：「那是因為你還不知道錯在哪裡，所以你的靈智蒙塵。」

錢昆詫道：「這與我錯在哪裡有什麼關係？」

左非右說：「假如讓你成為天底下法力最高的人，你要怎樣運用你的法力？」

錢昆慷慨的說：「果然如此，我要殺盡天下的壞人，救盡天下的好人！」

左非右說：「你怎麼定義好人和壞人？」

錢昆說：「壞人做壞事，好人做好事！這麼簡單的事，你不懂？」

左非右說：「你又怎麼定義好事與壞事？」

錢昆說：「好就是……壞就是……」，他想了又想，又說：「我現在頭腦不清楚，講不出來。」

左非右說：「對你好的人就是好，對你不好的人就是壞！對吧？」

錢昆說：「當然不能否認。」

左非右說：「光憑這一點私心，你就不應該有法力，否則不成了獨夫嗎？」

錢昆一怔，說：「小左！你是嫉妒我！」

左非右歎道：「你還不能醒悟嗎？看來我也幫不了你了！」

錢昆神氣地說：「你是來幫忙的？我已得道，該我幫你！」

左非右說：「你還是幫這些雲的忙吧！我要走了！」

錢昆忙伸手拉住他，說：「不要走！我難得看到一個人！」

左非右大聲說：「那你說，你錯在哪裡？」

錢昆生氣了：「小左！你不要逼人太甚！」

左非右不理他，狂喊道：「你說，你說，你錯在哪裡？」

錢昆吼道：「我沒有錯！」

左非右聲勢凌人，逼著錢昆說：「說，你說，我今天非要你說，你錯在哪裡？」

錢昆聲音小了，委屈地說：「我沒有錯！」

左非右一字一字地相逼：「錢昆！你——錯——在——哪——裡？」

錢昆終於崩潰了，他大叫：「你們不要逼我，不要逼我，我錯在自私自利！只顧自己的心願！我早就知道了，可是我說不出來！」

他才說完，四周突然大放光明，在一片金光燦爛下，錢昆正跪地痛哭零涕。前面正上方有一幢光圈，光中一人，道冠玄服，正襟危坐。

似愛、似恨、若幻、左非右、法蒂瑪一眾人等，莫不大喊師尊，紛紛撲倒在地。法蒂瑪更是哭得淚流滿面，叩地出聲。

光幢中的道人微微一笑，略略點頭，光影一閃，消逝無蹤。

剎時，錢昆前因盡悉，慚愧地轉過身來，向眾人磕頭，淚下露襟，嗚咽道：「諸位師弟妹！愚兄這一夢千載，只為死抱著修道人原應煉盡的私念不放。」

「幸而師尊垂憐，適才交下了一個任務，愚兄須閉關苦練、伐毛洗髓，待與原體復生後，還要去搭救若夢師妹。同時，師尊嚴命，愚兄以往結孽甚多，必須一一清償。目前尚非團聚之時，立須與空虛諸師弟會合。各位自重，愚兄且去了。」

這一場公案讓左非右更是驚心，錢昆是他的三師兄，早已得到師父真傳，唯自滿之餘，卻不肯再努力精進。常認為自己的修為已是前無古人，既然名為「乾坤」，便當旋乾轉坤，以天下為己任。

而他墮落凡塵的肇因，卻是起於自己養的白兔。有一次白兔病了，錢昆甘冒大不韙，偷了師父的仙丹替兔子醫治，卻沒有什麼起色。他自覺臉上無光，便誇下海口，一定要做個神醫，讓天下病魔全部消除。

對一個平凡人而言，因為能量小，影響力也小。但是一個修道人，一朝道成，其利害便是以天下蒼生為範疇。謹言慎行是基本的要求，怎能說出這種意興風發的氣話？天機之公允，即在因果爽然。平凡人報應小，修道人懲罰重。但苦捱這千年的愚迷之災，也證明了錢昆意志之堅決，以及塵孽的深重，令人不得不三思而後言。

責任已了，左非右怕文祥、衣紅等人擔心，便向似愛姐妹告辭。

法蒂瑪對似愛說：「師姐，我唯一的機會用掉了，還能再回來嗎？」

似愛笑說：「妳若想回來，心中一念就可以了。上次若夢不認得妳，才會說只給妳一次機會。放心回去吧，你那位師祖不能把妳怎樣了。」

左非右與法蒂瑪一離大週天之境，馬上就回到了公園雅座。文祥與衣紅等正掛心他們的安危，只見眼前一晃，二人竟出現了。

衣紅急問：「你們去哪裡了？」

一個說：「我去救錢昆師兄……」，另一個又搶著說：「我們回到大週天，看到似愛師姐……」兩人如連珠炮般各說各話，害得文祥等三人，一下子聽左非右的，一下子聽法蒂瑪的，偏偏都湊不到一塊兒。

衣紅不耐煩了，手一舉，大聲說：「別急，一個一個來！」

兩人這才戛然而止，由左非右主講。等到費了不少口舌，講完全部的過程後，衣紅早聽得如痴如醉，大叫：「為什麼我不入那愚迷之境呢？我也想做神仙呀！」

左非右說：「成仙成佛首在去私寡欲，以我們當前的情況，不就是神仙嗎？」

衣紅說：「不！我不是神仙！」

法蒂瑪說：「那妳是什麼？」

衣紅說：「我是菩薩！」

這時杏娃插口說：「這樣說來，法蒂瑪也應該是自己人了，我把她納入共同體系了。你們看，我沒有私心呀！為什麼不是神仙菩薩呢？」

衣紅說：「誰說妳不是？」

杏娃說：「我剛才聽了左非右的故事，越聽越糊塗。結果師父給我做的題目，一錯就錯了一千多題！這下恐怕連鬼都做不成了！」

衣紅說：「答對了，妳是不會變鬼的！」

文祥關心的問：「一千題？妳做了多少題？」

杏娃說：「大概有三十三萬七千多題吧！」

文祥說：「那算不錯了，才錯千分之三，有九十九分了。」

杏娃說：「師父說過，我一題都不能錯！不公平！人只要說得出錯在哪裡，還有師父原諒，我師父呢？為什麼不給我機會？」

文祥安慰道：「會給妳機會的，不要灰心。」

杏娃說：「我當然不灰心，我根本沒有心！」

文祥說：「不是這個意思，我是說妳要繼續接受挑戰。」

杏娃說：「衣紅，妳說呢？」

衣紅說：「當然，妳該繼續努力。」

杏娃說：「左非右，你怎麼說？」

左非右說：「我一輩子沒拿過一百分，妳的成績不錯了。」

杏娃說：「風不懼，你說！」

風不懼說：「很好！」

杏娃說：「法蒂瑪，妳呢？」

經過這次事件，法蒂瑪已經知道自己的定位，也知道如何用心了。她見杏娃一個一個詢問，一定別有用意，便大聲回答：「妳不會問妳自己嗎？」

杏娃高興地說：「還是小白兔瞭解我！」

法蒂瑪說：「我不是小白兔！」

杏娃說：「剛才那個故事，小白兔不是妳嗎？」

法蒂瑪說：「那是過去，現在我是人了！」

杏娃說：「噯！不要愚迷嘛！做人有什麼好處？有生理問題，有心理問題，又有事理問題。還要想辦法做神仙、成菩薩！妳問問他們有誰願意做人？」

在法蒂瑪的帶領下，大家在薩爾瓦多盡興地玩了個痛快。她感慨地說：「我白在這裡住了幾十年，第一次感到自己像神仙似的！」

左非右說：「什麼像神仙？妳就是神仙！」

衣紅笑道：「左哥回來後，講話都有仙氣了，開口神仙閉口神仙，小心墮入都天寶籙的愚迷境喲！」

法蒂瑪傷感地說：「愚迷是一回事，你們走後，我怎麼辦呢？」

左非右訝異地說：「我們走後？妳當然跟我們一起走！」

法蒂瑪望著他，高興地說：「真的可以？」

左非右說：「不可以也要可以！」

法蒂瑪羞怯地說：「你也該問問他們的意見呀！」

左非右反問道：「問他們幹嘛？」

法蒂瑪說：「可能他們有更好的意見呀！」

左非右說：「他們沒有！」

法蒂瑪說：「你怎麼這樣武斷？」

左非右說：「妳不相信，自己問嘛！」

法蒂瑪果真問衣紅說：「妳的看法怎樣？」

衣紅面無表情，說：「我沒意見。」

法蒂瑪又問文祥說：「你呢？」

文祥說：「好極了，歡迎！」

法蒂瑪再問風不懼：「那你呢？」

風不懼更是冷臉一個：「我也沒有意見。」

法蒂瑪幾乎要哭了，她覺得自己不受歡迎。在她們的習俗中，情緒都是表現在外，不論喜怒哀樂，通通是透明的。眼前這些人的反應都是淡淡的，她認為是不喜歡她，得不到別人的歡心就代表做人失敗，她感傷地說：「真的？」

杏娃大叫：「不公平！妳為什麼不問我？」

法蒂瑪大異，說：「為什麼要問妳？」

杏娃說：「我也是大家庭的一員呀！」

法蒂瑪便問：「妳有意見嗎？」

杏娃說：「當然有！我意見最多！」

法蒂瑪心中忐忑，小心地問：「我不能跟他們一塊走嗎？」

杏娃說：「當然！」

法蒂瑪心中一涼，說：「為什麼？」

杏娃說：「因為我還沒有答應！」

法蒂瑪緊張地問：「那妳答不答應？」

杏娃說：「答應！」

突然間，每一個人都擠過來，熱情地與法蒂瑪擁抱，只聽杏娃拼命喊叫：「不公平！不公平！法蒂瑪！要留一個給我抱抱！」

一陣音樂聲來自天邊，如同海汛的狂潮，一波大似一波，一浪高過一浪。最初，大家以為鄰人在播放光碟，誰知音量逐漸加大，最後幾乎大到難以忍受。那是華格納「飛行的荷蘭人」，樂念重重複重重，彷彿永無了時。

法蒂瑪最先注意到，她在此地住久了，知道只有在播放流行音樂時，年輕人才不顧他人的感受，把聲音開得震天價響，尤其是那低音喇叭，吵得人心臟難順。但這卻是古典音樂，喜好者多半有一定的素養，不會這樣囂張猖狂的。

她四下打量，發現竟無人感到異樣。當然可能是音障的關係，但是鄰近雅座還不時傳來嬉笑聲，足見並無人使用。

那麼，唯一的可能是，這音樂又來自現場，也就是說，來自意識中了。顯然，師祖又開始進逼了。

音樂已經到了震耳欲聾的地步，大家都注意到了，但是除了臉上有些奇異的表情外，文祥與衣紅甚至閉上眼睛，靜靜聆聽。不一會，左非右與風不懼也感覺樂聲盈耳，閉目欣賞去了。法蒂瑪知道危機在前，急得大叫：「小心！我師祖來了！」

好像沒有人聽到她的叫聲，這時一陣和風吹過，園中聳幹參天、接蔭蔽日的相思子樹，突然掉下兩顆鮮紅如心的相思豆。若在平時，法蒂瑪總會撿起來，好像收到了一分他人的心意。這一刻，她緊張得手心發汗，心跳加急，不知如何是好。

聲音已大得令她腦殼脹痛欲裂，她的叫聲又比不上華格納的樂聲。整個天地都被這聲浪塞滿了，她用手指塞緊耳朵，但是沒有效，聲音是從心裡傳來的。

她想去拉左非右，手臂卻伸不直，她試著站起來，偏又雙腿發軟。她的思緒亂了，人已接近瘋狂邊緣。

「法蒂瑪，妳怎麼啦？怎麼這麼興奮？」是杏娃的聲音。

大家都睜開眼睛，這才看到法蒂瑪死命掙扎的神情。左非右首先撲過去：「法蒂瑪！妳怎麼了？什麼地方不舒服？」

杏娃說：「她內分泌突然異常，文祥快把佛珠放在她頭上。」

文祥連忙舉起右手，靠近法蒂瑪。她這才感到一陣清涼，聲音也立即消失，她虛弱地癱在座椅上，神色木然。

左非右蹲下去，握著她的手，溫柔地問：「好一點了嗎？」

法蒂瑪微微點頭，吃力地說：「你聽見……」

左非右說：「我剛才聽到一陣美妙的音樂，現在沒有了。」說時，他看到地上有兩粒紅豆，便撿起來，放在法蒂瑪手上，繼續說：「妳呢？」

法蒂瑪恢復了一點體力，說：「那是...我師祖.....請大家提高警覺.....」

音樂聲又爆發了，這次完全不同，彷彿炸彈開花，五個人都驀然一驚。

文祥對電腦說：「杏娃，把音樂消掉！」

不料杏娃卻問：「我怎麼消掉？」

法蒂瑪來不及細說，她緊緊抓住左非右的手，左非右立刻抓住風不懼，風不懼忙抓住衣紅，衣紅抓住文祥，五人一條心，相互聲援。

這時眼前景色變了，面前是一片汪洋，眾人竟然身在一艘單桅帆船上。四望無際，船上也沒有其他人，海浪噴雪驚濤，船身起伏動盪，五個人都感到有些反胃。

文祥立刻問：「你們是不是也在船上？」眾人愕然，都點頭說是。文祥又問：「杏娃，我們在哪裡？」

「我不知道，和上次左非右失蹤相反，這次是我們失蹤了。」杏娃說。

「如果妳也『失蹤』了，怎麼還有作用？」文祥有過文娃失靈的經驗。

「這次是法蒂瑪先警告了，我臨時借用佛珠的能量，躲在裡面。」

「那你的能量呢？」衣紅問。

「這裡是開放區，我發現突然有巨大的能量變化，所以我把『大腦』帶了來。」杏娃自信地說。

「法蒂瑪，我們是妳的師兄姐，快張開手放我們出來吧！」突然又有一個聲音說。

法蒂瑪左手原本握著那兩粒紅豆，她略一鬆手，面前竟出現了一男一女。男的身材魁梧，有一股陽剛之氣，卻帶著傻傻的笑容，身著一般恆溫衣。女的秀美娟麗，梳著唐式雙鬢髻，身著流行的蓬蓬裝。

左非右見了兩人，先是錯愕，繼而高興得大叫：「大師兄！二師姐！是你們嗎？」

「當然是！」

左非右忙對法蒂瑪說：「妳不記得了？大師兄外號傻道長？二師姐叫痴仙子。」

法蒂瑪記起來了，她更是熱情，一下子撲進痴仙子的懷中。仙子起先還不知所措，一會兒也就自然而然，把法蒂瑪抱得緊緊地，不住地喊著：「小師妹！小師妹！」

左非右便向文祥等人引見，原來他們二人與左非右等，是同時墜入凡塵的。由於修為深厚，私心早泯，在明清之際，已重新證道，一直在山中修煉。新時代到來，他們知道天劫將臨，同門的因果都將告一段落，這才下山來，逐個引渡。

大小週天的問世，他們得到師尊的氣機感應，知道時機成熟。方才又接到似愛通知，要他們來化解法蒂瑪的厄難，故此化作紅豆，混了進來。

「哈哈！我只打算請一個客人，結果卻來了七個人，好極了！多多益善！」突然又多了一個人聲。

「老魔頭！你錯了，我們來了八個人！」杏娃最先發難。

「奇怪！你是誰？」

「你真是矮子看戲，枉稱宇間第一，連我都不認識？」

「不可能！我這渾天意識大陣，不論仙凡，沒有……」那聲音突然想到什麼，一下子中斷，好像陷入長考中。

「你的渾天意識大陣只能困住有感官的機構，如果我說得不錯，只要眼有所視，耳有所聞，鼻有所嗅，舌有所嚐，膚有所覺，就會受你控制！對吧？」

「妳是當局？」

「算你有眼力！」

「妳怎麼來的？這是超四元空間，沒有妳的介面！」

「那你就錯了，智慧學沒讀通！」

「妳再去看看，認識的系統介面是感官！」

「你怎麼能拘泥於綱要說明呢？書上說得很明白，感官的定義是，生命體藉以偵測外界能量變化之器官。」

「沒有錯呀！我將他們的感官控制住了，所以能控制他們的意識！可是，妳的感官又在哪裡呢？在四度空時中，我知道妳有很多『電器感官』，這裡沒有哇！」

「這就是你的愚昧了！」

「願聞其詳！」

「簡單，他們就是我的感官呀！」

「照呀！我怎麼忘了，我也常藉用弟子的感官去控制別人！」

「神界就是利用人的感官做介面的，所以智慧學認為，神就是人類意識的集合體。團體的意識力量大，神的神通就廣大。老魔，你錯在只追求第一，結果弟子變成危石，只能聳而不能高，能大而不能聚，成功不了的。」杏娃下了結論。

那聲音沉默了半晌，說：「奇怪？妳不是很笨嗎？什麼時候開竅的？」

杏娃說：「神話說，電腦不可貌相，自然不可斗量！女大十九變，你不知道嗎？」

衣紅噗嗤一笑，說：「杏娃不害臊！把什麼都擰了！」

那聲音怒喝：「我們大人說話！妳竟敢插嘴！」

衣紅笑說：「我是她的嘴巴呀！怎麼不能開口？」

「住嘴！」

衣紅委屈地說：「我的意識姐姐，我該聽誰的？」

杏娃把悄悄話傳送到五人耳中：「我們能量還在調整，所以我剛才故意出面鎮懾他一下。他就是真理教教主，法蒂瑪的師祖，這次是有備而來，我只能幫你們維護腎上腺，以免受激。只要你們五人一心不亂，不要被分化，時間拖久一點就行。我們正在地球上搜尋他的老巢，他的意識雖然在此，但總會把身體留在什麼地方。」

衣紅會意，向大家使了一個眼色，把陣勢擺開。仍由衣紅用她那快嘴皮子攻擊老魔，文祥督陣，他又把法蒂瑪拉到身邊，以防不測。左非右及風不懼則站在衣紅身後，以便隨時支援。由於眾人和傻道長及痴仙子是初見，不知他們道法如何，目下只好任其自便，必要時再視情況調配。

亨利原來只是要攝取法蒂瑪的意識，不料她的意識卻緊緊地與眾人相連。加上大家手牽著手，感覺一致，他想分也分不開。這還不說，又來了幾個不速之客，連當局也隨著微機插上一腳！

除此之外，衣紅又是個討厭的人物，上次與她約好在 E E G 004N 五二號電腦城、詹姆士·克拉克家中見面。現在這種舉動又怎麼自圓其說？以一教之尊，又自命為強中之強，說了話可以不算數嗎？

他見眾人半天沒有動靜，便利用意識探測。詎料眾人經過多次合作，早就養成習慣，形成潛意識，一舉一動完全不需再由意識控制。至於傻道長、痴仙子二人腦中更是一片空無，什麼形跡動向都沒有。

亨利這才知道面前各人都是勁敵，他第一次用音樂拘捕法蒂瑪時，眼看就要成功，卻莫名其妙的失敗了。這次使出了渾身解數，孤注一擲，勢在必得。他以為攝到自己意識中，就可以讓法蒂瑪就範。沒想到儘管動用了全部的力量，法蒂瑪居然能與他們意識相連，一個來，其餘的也都跟來了。

人間本就是聲色的戰場，一般人永遠在感官的控制下生活。站在入世的立場，舉凡政治、經濟、宗教、科技，有哪樣不是以感官為介面？於是，只要瞭解意識奧秘的人，都能利用某些刺激對感官的影響力，藉以謀求己身的利益。

然而，人間也有一種覺醒者，他們用各種方法修行，力求將感官的影響力降到最低。唯有如此，人才能得到真正的自由，一種不受刺激影響、控制的心靈自由。

如果站在宇宙的立場，用科學理論去分析，這種現象就能看得非常清楚。能量是動態的，恆存於宇宙中；物質也可以稱為位能，是能量「陷縮」在某一時間及空間的現象。從水平思考的角度來看，人的精神是動態的，恆因能量變化而存在；而人體是物質，具有位能，是精神「陷縮」在感官的時、空的現象。

意識境不屬於任何空、時系統，只緣人有意念，在意念中形象俱全。亨利參透了意識的運作方式，能輕易將他人的意識，納入自己的意識中。

這老魔多年來得心應手，世人無一不受其箝制。但是當前幾位修行人，一個個有如老僧入定，感官雖在，卻與意識分家了。衣紅記得曾與亨利相約，要在十一月四日見面。這次又把她攝來，她便對文祥說：「文哥，有些人就是不要臉，老是食言而肥。」

文祥哪想得到約會的事，完全抓不住主題，只好含糊的說：「不要太苛求了，有些人智力比較低，記性不好！」

衣紅說：「是記性不好嗎？怕是老糊塗了！」

亨利大感刺耳，冷笑道：「你們先別囂張，待會要你們在這恨海慾洋中，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！」

衣紅笑說：「這是什麼恨海慾洋呀？怎麼風平浪靜，和在澡盆裡一樣！」

亨利怒不可遏，斥道：「妳要看狠的！好，看妳有多少能耐！」

霎時閃電自天心劈下，四周一片精光，這船瞬間便成齏粉。然而不遠處，另一艘舢板卻平穩地漂浮在煙波渺然的藍海上。船首坐著傻道長，他手持魚竿，正悠閒地垂釣。船尾立著痴仙子，也自在的掌著舵。而文祥等五人，穩穩地端坐在舢板中間，在竹篷的遮覆下，平安無恙。

衣紅更是高興，說：「文哥，這裡要是西湖多好？有蘇隄、保俶塔、靈隱寺、飛來峰等等等等，你知道古今中外，第一名的西湖詩是誰作的嗎？水光瀲灩晴方好，山色空濛雨亦奇……」

亨利一計未成，二計又生，當下不假思索，掀起滔天巨浪，打算將舢板翻覆。哪知那舢板就像一片黏在水面上的葉子，隨波起伏。偶被捲入驚浪中，等泡沫盡去，舢板又毫髮無損地浮出水面。

仍舊是衣紅開懷的笑聲：「過癮！過癮！這比雲霄飛車還要刺激！杏娃，妳记住了，雲霄飛車中，還要加一段水下穿越！」

左非右說：「什麼水下穿越？分明是晶宮探險！」

亨利最厲害的招術便是意識控制，他枉把這些人聚集在他的意識中，卻不能控制自如，顯然已經落了下風。不過他並不著急，自恃還有更厲害的手段。只是那些威力大的不容易施展，而且有後遺症，眼下還沒有到一拼死活的地步，當然沒有必要曝光。同時他也在評估，多年來他沒有任何不良記錄，目前不能因小失大。再說，敵人還沒有還手呢！更何況當局「御駕親征」，沒有十全的把握，她會來嗎？

「師父！你怎麼在玩兒戲？」一個聲音說。

「朱仁！是你嗎？」聽亨利驚訝的聲音，可以想像他幾乎跳起來了。

「當然是我！」朱仁說。

「你躲到哪裡去了？怎麼我尋遍天下，都找不到你？」亨利說。

朱仁笑了，那聲音有如惡鴉啾鳴，尖銳刺耳：「不可能！師父不是能喚魂嗎？」

亨利哼了一聲，說：「我以為你死了！」

「不是死了，是把三魂六魄化盡了！」

「為什麼？」

「為了討師父歡喜呀！師父不是常說，要做最堅強的人嗎？」

「再堅強也不能沒有靈魂呀！」

「照這個邏輯說來，我永遠不能成為最堅強的了。」

「這是什麼邏輯？」

「你的邏輯呀！師父你以控制人的靈魂為手段！我若有靈魂，豈不是永遠被師父你控制住了！整個宇宙中，還是師父最堅強！」

「可是我會死呀！」

「現在誰都能長生不老了！」

「那你想怎樣？」

「取代你呀！這不是你教的嗎？不義方有天，打拼才會贏！」

「呵呵！好徒弟！那是家裡頭的事，眼前要全力對外，不要互相抹黑。萬一被敵人擊敗了，大權旁落，彼此都沒有好處。」

「放心！放心！我要奪取的大權，當然不是『在野下放』的空殼子！」

「好徒弟！能識大體就好，不枉當初我救了你的性命。這幾個人都是當局的走狗，已經被我拘來了。現在看看你本事如何，應該很有長進了！」

「師父過獎了！這幾個人我差不多都知道，只有撐船釣魚的兩個有點邪門。老實說，你那幾招不管用了，看來他們的靈魂你是拘來了，可是控制不住，對吧？」

「笑話！為師既能拘魂，當然就能馭魂！」

「我這可不是抹黑，你是控制不住了，我已經上台，還是讓給我吧！」

「什麼叫讓給你？」

「我的意思是說，你就在一旁做太上皇吧，免得丟人現眼！」

「你這是什麼話？」

「摩西過紅海的古畫！」

「我不懂你在說什麼！」

「諒你也不懂！不要再擺什麼師父的臭架子，你說過，這是優勝劣敗的世界。我在金星待了多年，總算悟透了這一點。於是我日夜努力，摒除萬難，詳參了所有人性的惡根，再照師父的《自毀神典》練去，總算瞭解了師父你的法旨！」

「果然那本書是你偷走的，算我看走了眼！現在該還我了吧！」

「師父可知道，我今天是什麼樣子？」

「我該知道嗎？」

「《自毀神典》是你的書呀！」

「我早說過，這神典太過厲害，不要隨便練習。」

「我不是隨便練，是很認真的練！」

「噯呀！那就糟了！」

「怎麼個糟法？」

「我不知道。」

「你不知道！你根本沒練過！」

「是嗎？」

「錯不了！你信奉的真理是弱肉強食，告訴你！我發現人上有人，天外有天！要做強中強，一定要用非凡的手段，要毀人必先自毀！」

「你能瞭解這一點就夠了。」

「不夠！我決定先自毀！」

「朱仁，從古至今，自殺的人是有的，但人死了還有什麼用呢？」

「自殺？我說的是『自毀』，真理教最高的聖典！」

「自毀只是個理論，要到外太空才有意義，還沒有人做到過！」

「那你為什麼不早講？做師父的責任是什麼？」

「我只是藉此激勵你們，希望你們成為強者！」

「成為強者以後呢？」

「朱仁！什麼以後不以後的，你既入我真理教門，就要服從真理教規！」

「好極了，我就要你說出這句話！真理只有一個，是吧？」

「當然！真理就是真理！」

「真理是弱肉強食吧？」

「當然！宇宙中一切都是優勝劣敗！」

「真理教主應該由最強的人擔當吧！」

「這還用說？天下有誰本領比得上我？」

「那我就讓你開開自毀的眼界，然後真理教主要換人了！」說畢，朱仁往自己頭頂上一拍，陡聞轟然一聲石破天驚，有如萬千火炮齊發。伴著淒厲的慘叫聲，他整個身體被炸得肢離破碎，血肉橫飛。